

从类象到抽象——谈贾平凹小说中的三类人物形象

郝军启(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赵 锦(北京市商务科技学校基础部,北京,101101)

摘 要 贾平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可分属于三类不同的人物形象:女菩萨形象、缺少男性特征的男性形象及具有传统“巫觋”特点的人物形象。而几种人物的身上都映射出作者内心世界的折光,从而形成了作者心中带有稳定性的类象。

关键词 贾平凹小说;人物形象;类象;菩萨形象;男性形象;巫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贾平凹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他在自己的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形象。如果对各个人物在外部形貌、内在精神上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分有了几种稳定的特征,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存在着几个不同的类型。这不是说作者笔下的人物有着脸谱化的特点,而是说他们在形貌气质,特别是精神层面分属于不同的“精神家族”,从而具有了类象的特点。结合作者系列小说,我们可以把其中的人物划分为以下三个类型:(1)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格、心理及肖像特点的女神、女菩萨形象。(2)缺乏男性特征的男性形象塑造。(3)小说在神秘主义文化氛围中刻画了一批具有超常功能的具有传统“巫觋”特点的神秘人物形象。虽然三类人物形象在作者的小说系列的前后期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方面仍然贯穿了前后期作品,显示出作家对人性以至存在的抽象性思考。

中的男性总是无私的给予,用自己的情感甚至身体去慰藉男性的灵魂。到了《美穴地》、《五魁》等小说发表后,有些研究者认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改变,由品性高洁的女菩萨形象变为以情欲为原动力的妇女形象,再也没有早期的仙性品质。特别是《废都》问世后,这种看法更为普遍。^[1]但随着作者小说创作的持续,我们看到小说并没有放弃前期一度中断的具有女神、女菩萨的仙性形象的塑造。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两部长篇小说《秦腔》、《高兴》中的白雪和孟夷纯的形象塑造,更是说明了作者在女性塑造上总寄予着这种贯穿小说始终的情结。从白雪和孟夷纯名字的命名上,“雪”、“纯”等字也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早期小说《姊妹本纪》、《满月儿》、《小月前本》及《浮躁》中以“月”、“水”等命名的清纯女子形象。虽然小说在对女性的塑造中加入了性的成分,经历了从无性到有性的变化,但这并不影响女性品行的高洁。

在贾平凹早期的小说中,作者便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姊妹本纪》中的水儿、兴儿,《山地笔记》中的满儿、月儿、七巧儿,《小月前本》中的小月,还是《浮躁》中的小水,都是年轻貌美、心地善良、品性高洁的具有仙性的女子形象。而在《天狗》、《黑氏》、《远山野情》等小说中的师娘、黑氏、香香则是降落到凡尘的菩萨,和前述的一系列女性相比又多了一些母性的特点。她们对生活中处于困境

特别是《高兴》中孟夷纯这个女性的塑造,可以说是作者对女人与性二者关系思考的结晶。孟夷纯在刘高兴眼中成为一个用肉体超度男性的锁骨菩萨般的女人,她虽然从事着卖淫的职业,但目的的高尚与正义却让人看到了其职业形象背后那颗高尚的灵魂。这样,从作者早年《姊妹本纪》开始体现出的对女性的崇敬(从用“本纪”来给小说命名本身就体现了这一情感倾向,小说中兴儿对被二姐抛弃的德民的爱其实也初具了母性的品质)到《浮躁》中小水的

* 收稿日期 2008-03-20

作者简介 郝军启(197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人敬菩萨”形象,再到《高兴》中孟夷纯的“锁骨菩萨”形象,初步完成了多年来一直进行着的在女人与性的结合中塑造女性形象的探索。虽然其后来的作品中的女性带有了更多的人间烟火气,但这种降落到凡间的带有仙性的女性形象更有着立足于大地的稳固特征,表明了作者对女性形象的思考臻于成熟。

因此,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变中不变的重复之处,并且其中不变的重重复之处寄予了作者在女性塑造上的理想与情结。

这种情结的形成既与传统文化和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也受到作者自身因素的影响。

从父权制社会的形成到现在,这段历史其实只占了人类发展史很小的一部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人类更是经历了漫长的母权制社会,只不过由于它大多处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时期,因此湮没于历史的洪荒之中而不易为后世历史所熟知。但早期的以生殖崇拜为标志的母神形象塑造以及后来从审美角度塑造的女神形象,都表明了母权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原始女性崇拜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西方带有父性特征的上帝造人相比,我们的神话传说中女娲抁土造人的神话更带有母权特性。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观音菩萨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表明了我们的女性崇拜这一传统文化遗留的同化力量)。即使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礼教真正在社会盛行也已经到了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在其早期的秦汉一直到唐宋,封建礼教并没有被国家真正以制度的形式在全社会加以推行。即使在明清时期,这种伦理制度在推行中和社会的真正践行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甚至在推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和封建社会后期带有同构性的阴盛阳衰现象。历史进入现代以后,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的呼吁,建国后国家对妇女权利的保障,女权(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及其在我国的响应,对女性地位的提高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后期出现的“阴盛阳衰”现象、“寻找男子汉”的呼声,可以说是女性形象提升的标志。这一切便形成了贾平凹小说中女性崇拜的历史与社会因素。

从作者自身来看,贾平凹和一般作家相比更带有传统文人情调,而这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阴性气质的表征。特别是他对的道家文化的体悟,更显出对柔弱胜刚强的崇尚以及强烈的生殖崇拜特征。例如他在《废都》和《土门》结尾都把“道”比作女性生殖器,作了象寓性的描写(这契合了《道德经》中“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而探求天地万物之源的思想)。

两种内外因素的结合,让作者笔下出现了令人崇敬的女神、女菩萨形象。在这种女性形象上,作者寄予了自己审美的以及带有人生终极价值性质的理想,这个带有象寓性的母性意象也便象征了作者穿梭来往于城乡之间所找寻的精神故乡,从而具有了超越具体形象的抽象性。

二

贾平凹小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贯穿前后期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男性缺乏应有的阳刚之气,甚至在精神或肉体上存在着阳痿的征候,这可以说是其小说创作的男性家族中人比较明显的特点。这和作者童年卑微的记忆,特别是童年时期生理上的弱势带来的心理上的自卑有关,也和他从偏远山乡初入都市时因事业初创的不顺和城市不同于乡村的异质文明的压迫感所带来的恐慌有关,但更和他的文化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前面所分析的道家的柔弱胜刚强的处世哲学、对女性的崇拜所带来的男性心理的阴柔化。特别是当他事业有成后,这种文化心理的因素更为突出。

《天狗》中,天狗心中师娘圣洁的菩萨形象让他在极力压抑中泯灭了自己的男性特征,给人留下了一个精神阳痿者的形象,这个形象和《五魁》中的五魁、《秦腔》中的引生有着相同的病相特征。《秦腔》中的引生甚至在进行自我阉割后连作为男人的生理特征也失去了。《远山野情》中,香香的丈夫在队长对自己的妻子有所企图时也不敢反抗,反而让妻子去顺从队长,被香香斥为不是她的男人。

如果说上述的男子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受传统观念束缚比较严重的精神奴役创伤者,那么在另外两类男性——具有世俗反抗性且本应该具有显著男性特征的土匪和具有现代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存在着这种精神或生理上的男性特征缺失的特点。

《晚雨》中的天鉴在劫持了一个女子的轿子后竟被女子盯得手足无措,他手下的兄弟也长着一张俊美的脸。在杀了赴任的竺阳令后,天鉴自己去做了官,但当官的结果却是因陷入和王娘的爱情纠葛而“悔恨起自己是个男人,是长有尘根而就有了那种欲望的男人”,最后割去了自己的尘根自残,终因感染而死。在《白朗》中,白朗是一个“美若妇人”的大王,有着“俊秀的眉目”。《烟》中写山大王“一个吃粮的逛山竟会长有这么俊秀的面孔,眉细眼长,鼻准圆润,腮帮有红施白地细嫩”。这三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从其所行之事来看也不乏男子汉的气概,但作者

在小说中还是给其涂抹上了阴柔的女性色彩。贾平凹的小说缺少表里都透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形象，总在外貌或内质上让其减少阳刚的成分。像《五魁》中的五魁在上山落草之前面对女人的胆怯，是从内在上写其阳刚之气的缺失，《白朗》和《烟》则从外在上写阳刚之气的缺失。这种贬损男子汉完美性的做法也用在其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在《土门》中，带有侠盗性质的成义竟然长着一只女人的手。《怀念狼》中，当年带有传奇色彩的打猎英雄傅山也被作者描述为一个阳痿患者。

知识分子形象较早地出现于《佛关》中，“表哥”被描述为“一个诗人或是一个歌词大家”，但他却因和兑子的爱而被割去了标志着男性特征的尘根，自己也丢掉了性命。在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中，庄之蝶在夫人牛月清面前因阳痿而找不到男子汉的自信，当他在唐宛儿那里克服了生理上的障碍时，其实又有了一种寻找母性庇护、情感慰藉的依赖心理。《土门》中的两个知识分子——范景全和老冉，他们在时代大潮面前都找不到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处于尴尬的人生境地，特别是老冉生理上的早泄和精神上的懦弱萎缩更让他在精神和生理层面都失去了男性特质。

《高老庄》中的子路，带着高老庄人矮腿短身的特点，娶西夏的目的是为了换种。《怀念狼》开篇写城市对人的异化使“我”的男性特征开始退化（在《高兴》中，作者也写到了关于城市男人男性特征将退化的对话^[2]）。《病相报告》中的胡方，小说给其安排了一份负责种猪配种的工作，当他和江岚最终打算发生肉体上的关系时，只能借助药物来恢复性能力，结果却送了自己的性命，小说在人和动物的对比中揭示了知识分子性特征的退化及时代特有环境下造成的某种人格的缺失。

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有论者指出贾平凹小说中的神秘文化特色。^[3]随着他创作的继续，这种特色便也贯穿了以后的小说中。这除了与作家童年记忆中故乡的神秘文化氛围影响有关外，更与外在的影响，特别是与拉美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启示不无关系。“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逐渐为当时大多数作家所认同，他们看到了拉美作家笔下的本民族文化书写中所带有的神秘特性。作者带着功利和审美的目的投入到民族文化的搜寻之中，有些便走向了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之域。

贾平凹在《龙卷风》中较早地塑造了赵阴阳这个料事如神的巫师形象。在《瘳家沟》中有死前预言将出现五个太阳的侯七奶。在《浮躁》中有能卜卦观天象的韩文举和谈玄讲空、一脸高古、满身神态、口诵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的老和尚，韩文举的“六十四卦金钱课”即为他所教（“六十四卦金钱课”即根据《易经》与阴阳五行说所揭示的元气演变密码基础上进行的预测）。在《太白山记》的《村祖》中，村祖由一高寿老者变为一新生婴儿，既有灵魂转世的佛家神秘特色，又刻画了村祖的神秘形象。这类似于《小儿》中的另一个神秘性形象——X贵，他由一高寿老者变为一五岁儿童。《妊娠》中的老贯，坐着睡觉，切菜不用刀而用手撕，是个齐万物、一死生的半人半仙似的神秘人物。《美穴地》中为姚家勘探风水的柳子言，他所选的墓地同其他几个堪舆者一样都有着惊人的精确性，而所勘风水的好坏也直接决定了姚家运气的好坏。柳子言所擅长的堪舆术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巫师的特长之一。《废都》中的智祥大师预测花将开四朵，且好景不长。这四朵花无论暗指西京四大名人还是指和庄之蝶相好的四个女子，他们都好景不长，与智祥大师的预言不谋而合。这位大师又从天上的七条彩虹预测出西京又要要有异事发生。释迦牟尼的佛骨出现。庄之蝶的岳母牛老太能预知未来，通晓阴阳，白日能看见鬼魂，她的梦和现实基本上混淆到了一起。她把棺材当成了自己的住房，可以说是生活在阴阳交界的颇具神秘性的巫觋形象。到了《白夜》，巫师的形象更加凸现。作品中刘逸山（“山”乃“半仙”）会测字算卦，对上门求教的人不待来人言说即知其来意，能制符镇邪，更为甚者，能用符诀使交通不再阻塞。他精通《周易》，虞白的“诸葛马前课”即为他所传授。而虞白给邹云和宁洪洋预测的灵验性更显示出了刘逸山神秘。特别是在为祝一鹤立案捉鬼、焚符为药的灵验中更显示出其巫的形象。《土门》中瘫痪的云林爷在疯病好了后，莫名其妙地成为神医。他能治现代医术都很难治好的绝症，给仁厚村带来谋生之道。他能预测室外来人是誰，还能预知世事未来。当梅梅让他指出人生的出路时，他如高僧谒语般道出“你从哪里来，就哪里去吧。”结果梅梅梦见自己重返了母体，显示出云林爷半人半仙的巫医形象。无独有偶的是，在《高老庄》中，作者同样塑造了一个类似的形象——蔡老先生。他九十三岁仍然体健神情，医道高明，能看透且能预知世事，这同样符合传统的巫医形象。除此之外，小说还描绘了一个神秘儿童——石头的特异之处：出生时即

呈异象的石头,因瘫痪而轻易足不出户,但他能通过口哨控制蝴蝶,能用神秘的图画预测未来,且往往言中,在他身上显示出巫的典型特点。到了近年的《秦腔》中,小说塑造出了叙述人引生这一半人半魔的神秘形象。他能够和万物通灵,预知未来,并且还能灵魂脱壳、分身有术,这在小说所笼罩的浓郁的神秘主义氛围中,给引生也打上了巫的烙印。

从1986年发表的《龙卷风》开始,到2005年的《秦腔》,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小说的神秘性描写。也许我们从上述第一二类人物的塑造中可以找出原因:作者没有放弃对女神、女菩萨形象的塑造,没有放弃对男性性特征缺失的忧虑。在这两类带有象寓性人物塑造中,《秦腔》的创作其实象征了作者乡村理想的破灭。《高兴》中五富的死亡,特别是孟夷纯的被抓,让作者对城市也失去了信心,象征着精神故乡的女菩萨形象其实也是虚幻的,而此时理想的男性形象却仍未在作者笔下出现,因此,小说中巫觋形象的刻画便也不可避免了。

贾平凹小说通过重复叙述所塑造的三种人物形象,每一种因对各个形象的重复而带有了抽象性,就

像热奈特所说:“重复事实上是思想的构筑,它去除每次的特点,保留它与同类别其它次出现的共同点,是一种抽象”。^[4]而在此基础上抽象而成的三种意象形成的类象,则“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意象。类象来源于意象而又超越了意象。它比意象更加稳定,更加鲜活,也更富有理性”。^[5]正是通过这三类形象进一步抽象而成的类象的重复叙述,让我们看到小说如何在前两类形象的两极共构中产生第三类形象的必然性,看到作者如何以形象具体而又寓意深刻的方式对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展示。

参考文献:

- [1] 黄甫风平.女人的亲情与男人的畏惧——贾平凹早期性爱小说性爱心理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1).
- [2] 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16.
- [3] 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J].文学评论,1992(5).
- [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3.
- [5] 齐效斌.类象——通向自由之路的艺术符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9).

From Genre to Abstract ——On Three Kinds of Figures in Jia Ping'ao's Novels

Hao Jun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Zhao Jin

(The Elementary Department, School of Business Technology of Beijing, Beijing 101101, China)

Abstract: Many figures in Jia Ping'ao's novels belong to three kinds: Images of female Bodhisattva, images of males without male characteristics, figur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witch and wizard. Three kinds of figures reflected the mind of the author. So the stable genre came into being in the author's mind.

Key words: Jia Ping'ao's novels; genre characters; images of Bodhisattva; images of males; witch and wizard